

文 學 叢 刊

水 山

至

馮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水 山

至 馮

有版權

# 山水

馮至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三元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還鄉記	山水	巡官	太坪	災魂	伊瓦魯河畔	風雪	夜鶯曲
何其芳	馮至	沙汀	臧克家	田漢	白朗	王西彥	盧靜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旗	青春	短篇	曙前集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日邊隨筆	人世百圖
穆旦	李健吾	巴金	劉北尼	方敬	繆崇羣	李廣田	靳以
詩集	劇本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 目次

洪流

蒙古的歌·····	一
赤塔以西·····	七
賽納河畔的無名少女·····	一四
兩句詩·····	二一
懷愛西卡卜·····	二四
羅迦諾的鄉村·····	三三
在贛江上·····	四二
一棵老樹·····	四八
一個消逝了的山村·····	五六

人的高歌	六三
山村的墓碣	七二
動物園	七六
憶平樂	八六
後記	九三

## 蒙古的歌

「蒙古是一個野獸，是無愉快的。石頭是野獸，河水是野獸，就是那蝴蝶也想來嚼人。」在一篇蘇聯的短篇小說裏這樣寫着，讀起來像是一首歌，一首唯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時鮮卑民族所唱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盤桓着。小學時候讀地理，總以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黃色的曠野的荒沙。後來又聽先生講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確很有趣，不可不遭逢一次，騎着馬或是駱駝，纏頭，身披黃色的，紅色的袍，手持長杖。這種憧憬不知怎麼又轉移到尼羅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經驗與年歲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見狹窄。抱定志願說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險的那樣的童心，等到中學畢業時已經做夢都夢不起來了。正在那時，遇見一位會說蒙古話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

心，蒙古有什麼故事傳說之類的東西嗎？他大約知道的也不多，說是有，但內容很簡單。我自然不能滿意他這抽象的回答，又問有詩歌沒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話題却說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自此以後，我腦裏所縈迴的，也無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謂戈壁上的蒙古人不會對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來的問題，再也無心想起了。雖然班禪喇嘛會來北京，同時中山先生正住協和醫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池子的大街上對將來抱着無窮希望的青年和求班禪喇嘛頂祈福的蒙古人驟然同樣地膨脹起來，但他們却涇渭分流，彼此從不曾互相注意過。後來又有某博士的蒙古旅行，也曾使我有一度的神往，但不過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後來偶然在一個晚餐席上我却聽見蒙古的歌了。那是在日埠，我在一本詩裏寫過的，陰沉的日埠。地近寒帶，冬天的路上結着很厚的冰，許多不大熟識的人聚在一家飯店裏；我當時好像患着懷鄉病，瀕在中間，並不會沈入羣的狂歡，只不緩不快地擘香蕉，喝酒，吃菜，在我低着頭的面前時時湧現出一個圓圈裏的境界。圓圈

外笑語同筷子正在一樣地紛亂着，忽然棹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來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大家會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來自貝加爾湖畔，有的鴨綠江的那邊，還有富士山，就是我們本國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說不定就人各一方。說到這裏他舉起酒杯，接續着說，請大家留個紀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時的靜默。一個活潑的東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據說是他的國歌。隨後是廣東戲，崑曲，還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謙我讓的中間，一個矮而胖的俄國人說話了，用純熟的中國語：

諸位這裏，關於俄國的歌，大家一定聽得很少了，在街上，在公園，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異鄉的歌，願得主人的允許。

大家都很驚訝，是什麼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聲音。



不過是新鮮罷了，意義也不懂，聲音也很沉悶，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計來，太不能使聽衆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聽，不過是新鮮罷了。

催眠歌似的，沒有抑揚高下，使人如置身於黃土的路上，看不見山，看不見水，看不見樹木，只有過了一程又一程的黃土。是的，在這歌裏，霞都不會紅，天也不會青，——是一個遲鈍的人在敘說他遲鈍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轉折，無論望哪邊轉也轉不出它那昏黃的天地。

唱歌的人的態度却是嚴肅的。

這樣的歌，在那『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的境界裏，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無光，冷風淒淒地吹着的下午，從一個孤孤單單的帳篷裏發出來這個聲音，也未必不相稱吧。——什麼事都是因緣，誰想得到呢，這沙漠裏的一朵灰色的花，向來不大人採摘的，也會有今日飄落在光明的電燈光下，潔白的棹布上面，而它的聲浪吻着兩旁陳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人的態度始終是很嚴肅的。

席散後，我却沒有放鬆這位唱蒙古歌的俄國人。我們在披外套的時候，我請求他，能夠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嗎？他說可以，我們便從這熱騰騰的屋裏走出來了。我們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氣中，感謝的很呢，使我今天聽見了這個奇怪的歌。他說並不奇怪，他的故鄉是恰克圖，同蒙古人作買賣的他的同鄉們差不多都會唱這樣的歌。

『但是，什麼意義呢？』

『意義是很悲哀的，他們的馬死了，他們在荒原裏埋葬這匹馬，圍着死馬哭泣；老人說，親愛的兒子，你不等我就死去了；壯年說，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獵了；小孩子叫聲叔叔，幾時才能馱我上庫倫呢；最後來了一個妙齡的女子，她哭牠像是哭她的愛人。』

『就意義說，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們也有這樣好的歌。但是聲調怎麼這樣沉悶呢？我只覺得蒙古是一個野獸，無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

你們的一位作家所說的一樣。」

俄國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說：

『那不過是片面的觀察罷了。什麼地方沒有好的歌呢。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  
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過我們文明人總愛用感情來傳染人，像一種病似的。至於那  
魯鈍而又樸實的蒙古人，他們把他們的愛情與悲哀害羞似地緊緊地抱着，從生抱  
到死，我們是不容易了解，不容易發現的。』

夜裏非常冷，我們並不很和諧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話我也不願意加以可否，一  
直走到江濱，兩人都約而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氣。

不久我就離開了日埠，那夜的俄國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記，兩年後的  
今日，偶然讀到一篇講蒙古故事的短文，不覺又縈繞心臆了。

一九三〇年，寫於北平。

##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夜二時。

一片聲音，是赤塔的車站。

赤塔，是一個宏壯的名字。雖說是譯音，却使人覺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聳立在西伯利亞的原野，風的，雪的，夜的中間。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車去，瞻仰瞻仰這想像中的名城——至少在現代的歷史上牠也抵得住一個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見的是在西伯利亞難於看見的窗外輝煌的燈光。

只能聽到的是在中國難於聽到的，彷彿是在蘇聯所特有的聲音：嚴肅，沉重，艱苦……

這樣過了二十分鐘，車開了。

天明醒來，窗外已經不是昨天。昨天由滿洲里走入蘇境，只有一望無邊的荒草；沒有田，沒有人家，沒有墳墓；沿着鐵路幾條電線在那兒冷冷清清地傳佈着人間熱鬧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經不是昨天。白楊、赤楊、榆樹、各樣松柏一類的長青樹，有的很高，有的小學生一般排成隊依附在大樹的旁邊。血紅的，陰綠的，焦黃的，彩色斑斕的葉子，沒有風也是響着，飛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鮮艷了，停車坐愛楓林晚，在這裏車却無須停，因為這偉大的，很少經人道破的，美麗的樹林是一望無有邊涯的。

走下床來，遇見車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見面，不知怎麼就有如世代的舊隣了。隔壁的德國牧師第一句的『早晨好，』聽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個蘇聯的大學生也含笑用德國話問我，『你到哪裏去？』我說到德國。『讀書嗎？』『是的。』『學什麼呢？』『學文學和哲學。』——大

學生聽了這句話，眼睛瞪得圓圓的，精神興奮了，『學哲學哲學，應該到我們的國裏來學，我國裏產生過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列寧。』

他不提柏拉圖，不提康德，而認為列寧是『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聽着有些愕然，但同時又彷彿感到一個新的世界觀正在開始。靜默了片刻，他也好像看出我的愕然，面貌變為謙虛，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的哲學，文學，都還年輕，尤其是工業。但是我們要工作。』他用手指着一幅貼在車上的宣傳畫說，『你看，這個大人腳底下許多東西都破壞了，這都是外國貨，我們不要；你看這個人手中捧的是什麼——是機械，我們只要外國的機械。我們國內現在已經有許多工廠了，我們只要用外國的機械製造我們的國貨。許多外國的學者，技師，我們都出重價請他們來，我們自己吃黑麵包，給他們白麵包，我們穿破衣裳，他們穿好衣裳——但是，他們為我們工作。』

這時大學生的母親立在一旁望着她的兒子，很滿意地笑着。

這時牧師望着窗外久已沒有鐘聲了的禮拜堂，向我們另外一個旅伴發着感慨：『十九年前，我也從西伯利亞走過，絕不是現在這樣荒涼，那時沿路都有賣東西的，車站上也很潔淨。現在呢，一個雞蛋要三十戈比，合中國錢六角。你看，這些小孩子，見人就知道要香烟，用兩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着，多麼卑下！』

母親的手中拿着一捲雜誌一類的東西，大學生孩子似地從她手中搶來，給我看，『這是我母親正在讀的一本小說，El Dorado 寫的，作者在中國住過，裏邊寫的是貴國的一位共產黨員彭湃的故事，——你知道這個人嗎？』

『我聽到過這個名字——裏邊寫的是什麼呢？』

『裏邊有一段說中國的一個將軍有八個太太，真嗎？』

我還沒有回答，他接着說下去：

『貴國還在內戰嗎？你是哪一黨？貴國革命有多少年了？一九一一——我們是一九一七，我們現在要好好建設了，我們現在很苦，可是將來要同美國比賽比賽。

呢。不過我們的朋友還是中國，我們是要攬手的。今年的長沙——」

牧師特別銳敏地聽到「長沙」兩個字，他插嘴了，我漸漸退出來，處在旁聽的地位。

牧師說：「長沙，你不要提長沙了，我在那裏住過十九年，我才從長沙來。共產黨除了殺人放火外，沒有一點愛。」

大學生微笑着，「戰爭是特殊的情形，你們德國人在法國又何嘗不如此呢。——你念過列寧的書嗎？你如果念過他的書，我管保你不替基督說教了。」

「基督教我們愛，不教我們恨。我們牧師有什麼壞呢？我們不飲酒，不吸煙，我們省下錢周濟窮苦的人。」

「我們是教窮苦的人也能夠飲酒，吸煙，而不受人周濟。」

談話止於此。午飯的時刻到了。

飯後一覺醒來，日已西斜，人人都倚着車窗，我在期待着貝加爾湖。



牧師的兒女們跑來跑去。每到一站牧師太太就說這樣的話：『看這街道，看這房子，有多麼髒啊；車站上怎麼有這樣多女子作工呢，俄國的男人都到哪裏去了？』

我拉住了一個小孩子，我問他許多話。他說：他們住在長沙，住在很好的房子裏，七個僕人，四條狗，他姊姊有男朋友，他有女朋友。這次是爸爸送他們回國。我說，你們都是兄弟姊妹嗎？『不都是，史密特不是。』他把另一個男孩子指給我。

『你的父母呢？』我拉過史密特的小手。

他歪着頭待了許久。『爸爸——，長——沙——；媽——媽——，漢口——』

『你爲什麼回德國呢？』

他只是歪着頭。

『你離父母時，哭了嗎？』

他只是歪着頭。

牧師含笑走來了。『這些孩子們，我把他們送回德國去，送到福音堂的教養院